

熏香

◎杏林

坐在书房里看书,头一抬就看见书法家沈正先生帮我题写的一副对联。不是按照普通对联的格式从上到下竖排的两列,表面看是横排的两行字,其实是每列上下两字,从右向左共7列。当时没有安排弄红色的宣纸,是觉得素色宣纸与书房的庄重、淡雅更相宜。

这个位置上原先挂的是“业精于勤”,韩愈的警世名言通过女书家雄健洒脱的笔力在我那个年龄段传达给我的是征服“高原现象”的执着和奋进。年过五十,感觉已经过了亢奋的阶段,于是就想着换掉。

有次读书,看到出自《随园诗话·补遗》里的一副对联:“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感觉这诗句就是一位长者对后辈的点拨和提携。在文学上追梦二十有余,依然功夫平平,与无垠的大海相比几乎渺小忽略不计;与天观照,即整日不眠不休也无法登临。“成海”“及天”我不敢奢望,但我觉得,“下”这个区位就是我其时在泱泱文学大军中的位置,就是我理所当然应该秉持的心态和姿势,我不能矜高,也没有矜高的资本。但是这诗句又让我不至于颓废,我有希望成海、有希望及天,这样一想就有了盼头,就不会半途而弃。我觉得这副对联就是冥冥中上苍给我递来的灵丹,相当可心。于是,我将其中的“善”改成了“能”,让它在书房里时时提醒我。

请哪位书家写呢,思量了几天后,觉得沈正先生是比较合适,我喜欢他的魏碑,沉稳大气、力透纸背,刀刻般的笔画里散发出着持久的力量。印象里,他首次入选全国书展的作品就是魏碑。

想起来,沈正先生对我有如师长,我在21世纪之初刚到如皋文化局任副局长的时候,他刚退二线,我们两个人搭档搞文化系统的体制改革。当时的改革如同攀岩,如同在沙漠中找水。还要顶得住基层职工的不解,他们常常来打岔,局机关被下属单位职工包围无法办公是常有的事。

局党组会也常常是打游击,总选择在局机关之外的地点召开。刚到文化局的那次党组会是在一个数九寒天,四五个人就挤在一个居家朝南的阳台上。在讨论下属单位的人事安排时局长让我发言,一句实话刚说了一半,坐在一旁的沈先生悄悄地踢了一下我的脚,我赶紧改变说话的方向……沈先生

始终没有跟我提及事情的缘由,其他人说白了之后,感觉他这个小小的动作让我感动一辈子。

其时的文化体制改革有做不完的事,尽管当时还算精力旺盛,但是感觉就像迎接高考的学生,每天到教室里一落座,铺天盖地的试卷就接二连三地摊到了课桌上,面对数十年积累下的遗留问题,如同一叶小舟封冻在冰河中无法动弹。两年半的时间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沈先生对我的支持就如同他对书法的坚持一样。

沈先生的书法作品在我很早的时候就看到过。有年春节,还在上学的我对着堂屋的春联仔细琢磨时,就看到了“沈正”这个名字,这才将他的名字与其落在纸上的作品联系了起来。这副对联至今都珍藏在脑子里,“玉宇飘香,麗日抒懷”八个字有着欧体字的丰腴秀美,但又饱含着颜体的庄严豪迈,字数不多,架构稳健,布局合理恰当。“玉”字浓墨铺陈,笔画圆润似玉,如同斟满美酒的酒杯;“懷”字左边的一竖,笔画精瘦,略向左侧呈弓形,与右侧繁多的笔画形成照应,看一眼就能感受到书家的那份美好的心情与美好愿望。

也是在春节,大概是2002年,是我到局里上班后的第一个春节,早晨到局里值班,整个楼上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经过书画室时,意外地发现书画室的门开着,伸头探望,发现沈先生早在这里挥洒,好几幅作品已经摊在了地上。就是那次,他当场书赠了朱熹的《春日》条屏与我。“胜日寻芳泗水滨……”这个春节,我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墨宝,这份欣喜在我心里绵亘了好多年。

在后来两年多的工作过程当中,每当改制工作走进死胡同的时候,就会想到他的这幅作品,觉得那个“万紫千红”的春日就在不远处。离开家乡的前一年,县里的主要领导要求对各部门的改制工作进行督查,想不到我们这帮文化人推进的改制工作竟然走到了前列,这其中首要的因素就是他对我的鼎力相助,当然也包括这份书法条屏。

沈正先生的行草在家乡的大街小巷几乎随处可见,我离开家乡之后与他见面不多,但是,挂在书房里的这幅书法作品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端详着他用刀劈斧砍留下的每一笔,沉稳、大气会从里而外慢慢释放出来,如同放在书房里的熏香。

玉兰
一瓣

看夕阳

◎顾彬斌

黛湖

◎强雯

心之所至,便是身之所至。

想黛湖的一湖清凉,便一脚油门,驱车向山。

山,即缙云山,现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黛湖是缙云山的眼睛。碧水深潭,安静的幽沉的绿色,灵动的沉稳的水底世界。黛湖不大,但是能够提供永恒的记忆。

盛夏重庆,在持续近一个月的40摄氏度的高温城市里炙烤,海拔不过800余米的缙云山仍可以提供二十七八度的凉意。当然,一定要在树荫里,在湖畔,或是傍晚,或是清晨。

黛,即青黑色。黛湖,其湖水之净,绿到青黑,是流动的宝玉,是深不可测的温婉。

黛湖周边的植物非常丰富,百年以上的樟树、水杉保存得很好,红枫、鸢尾花、乌桕、菖蒲、肾蕨、问荆,更是不提。

每年我都会到黛湖这里来走一走。或是水彩写生,或是凝思踱步,或是只为求得心的宁静,等待湖风掠过。

黛湖的绿会让人久久凝望,看不见的水生物在另一个世界里有着怎样的故事?这种猜测多半是无果的,但却无端地让人享受,好像肉身已经随着眼睛深入到了湖里,那有着杨枫、古樟、水杉层层倒影的湖。

发呆,是最好的精神叩问。

最开始发现黛湖的人,必定是智者,然后来了钓鱼者、小贩,他们都是路过,像我这样,获得一种神

示,这一天,或好几天,便愉快极了。

但佳处另有永恒。黛湖的历史自有一番滋味。

最开始,它是缙云山上一汪野生小湖,藏在一片杉树林中,景色幽雅。那时的缙云山经营者,乃缙云寺的隆恕和尚,他正四处筹集资金,开发缙云山上的景点。想把绍隆寺、白云观等几家寺庙联合开发。

说起来,缙云寺的历史也算悠久,可上溯到南北朝时期,它始建于南朝刘宋景平元年,即423年,后来也称为相思寺、崇圣寺、崇教寺等,也曾受到历代帝王的封赐。明末清初,寺庙毁于火灾,现存寺庙是清代康熙二十二年由破空和尚主持修复的,不过时过境迁,几度萧条,隆恕和尚一心想让缙云山“佛教圣地”重振雄风。

这需要强强联合。

正巧,当时在山下北碚城正大力实践“乡村建设”,其推行者乃是实业家卢作孚,他已经完成了重修嘉陵江温泉峡北温泉公园等各项大计,致力于将缙云山下的北碚打造成现代乡村。那么缙云山要大展手脚,自然要得到这位官方人士、爱国人士的支持,这样,卢作孚成了隆恕和尚理想的合作人选。几经奔走、磋商、计划,之后,卢作孚主持开发了缙云山旅游区,与北温泉连为一体。

20世纪30年代,黛湖作为重庆市最早的一座重力坝水库,改头换面。1934年,北温泉公园组织北泉黛湖水利协会,向四川省水利委员会贷款法币120万,修筑堤坝蓄水,并立“黛湖”石碑。1955年,政府又重新修筑了黛湖堤坝,水面扩至30

余亩。2018年,当地政府对其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恢复其湿地水文和生物多样性。

“山水林湖”,是中国传统田园生活的审美,也是现代人的理想起居,这四个字,放在黛湖边,干净、清晰。随着落叶干草从自己脚下响起,涟漪带着风穿过树枝,抵达皮肤,山水林湖像一块软糖,融化进了四肢七窍。

这里是几代人的记忆,于我,也是无数回忆和现实的叠加、更新。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黛湖之怡,甘之如饴。

黛湖真的很小,像一颗小小的心脏,但也足够让你不断去回味,那一两个小时所获得的留恋、缱绻、无尽的期望。

我可以慢下来,在这里摸摸水、听听风,或者吃一碗豆腐脑,无边的水波向我涌来,你会觉得这一刻的停顿真是美妙极了。

每次都想在这里住一夜,即将到来的夜幕会凝聚更多丰富的感知。蝉鸣,环绕在林间,不见其身,也不必搜寻,它们齐声高唱,彼此鸣和,错落有致,不急不躁。这才是山里最动听的声音,让你在心里升起一种开怀,活着的还有诸多卑微的不甘生命,你会被鼓励到。

我只有一次在这里夜宿过,看见夏日的月亮,明亮执著于照耀万空。那样的夜色意味着我与万物,我畏惧万物,我爱万物。

当离开黛湖的时候,那种亲近感没有沉淀,而是轻盈地在心里升腾,成为久久飘浮的云彩,带着花纹的云彩,环绕着青山,跨越着青山。

走马
天下